

张君宝
著

纨绔奇才当教师，
我的口号是：凡是叛徒，统统都应该下地狱；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成才！
因为我是中海有史以来的超级教师。

超级教师
CHAO JI JIAO SHI

都市
生活



张君宝 著

超级教师

CHAOJIAOSHI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教师. 8/张君宝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453-0185-4

I. 超…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094 号

超级教师 (VIII)

责任编辑: 冯建华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37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60 字数: 16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版

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185-4

定 价: 200.00 元 (全 8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四百九十三章	见苏爸爸	1
第四百九十四章	岳父看女婿	6
第四百九十五章	铁嘴	11
第四百九十六章	神相会	16
第四百九十七章	戏言成真	21
第四百九十八章	走私?	26
第四百九十九章	北城老大	31
第五百章	老顽固	36
第五百零一章	伪君子	41
第五百零二章	跳棋	46
第五百零三章	新局面	51
第五百零四章	栽赃陷害	56
第五百零五章	名分	61
第五百零六章	我欲推倒?	66
第五百零七章	倾诉	71
第五百零八章	市场秩序	76
第五百零九章	到底喜欢啥	81
第五百一十章	功亏一篑	86
第五百一十一章	火柴棍兵团	91
第五百一十二章	枪击莫老五	96
第五百一十三章	旧恨新怨	101
第五百一十四章	抓捕行动	106
第五百一十五章	准备撤退	111
第五百一十六章	怂恿	116
第五百一十七章	变态老师	121
第五百一十八章	除夕	126
第五百一十九章	小雪	130





第五百二十章	侄女	135
第五百二十一章	年夜饭	140
第五百二十二章	烟花	145
第五百二十三章	除夕遇袭	149
第五百二十四章	干女儿	154
第五百二十五章	远走的兄长	159
第五百二十六章	兄弟重逢	164
第五百二十七章	天朝遗裔	169
第五百二十八章	中海出事	174
第五百二十九章	无家可归	178
第五百三十章	警察局长	183
第五百三十一章	通缉犯	188
第五百三十二章	有仇不报非君子	192
第五百三十三章	上层议会	197
第五百三十四章	死刑	202
第五百三十五章	狩猎行动	206
第五百三十六章	兵行险着	211
第五百三十七章	十招杀敌	215
第五百三十八章	龙二之死	220
第五百三十九章	新秩序	225
第五百四十章	意外邂逅	229
第五百四十一章	幽幽倾诉	233
第五百四十二章	毛脚女婿	237
第五百四十三章	《谢赐御书诗》	242
第五百四十四章	岳父门	247
第五百四十五章	谎言	252
第五百四十六章	老豆腐	257
第五百四十七章	羊癫风	262
第五百四十八章	我爱你	267
第五百四十九章	色狼老师	272
第五百五十章	跳楼	277
第五百五十一章	暗恋的秘密	282
第五百五十二章	奋不顾身	286
第五百五十三章	爱地是谁?	290
第五百五十四章	表哥门	295
第五百五十五章	嫁给四方兄	299
第五百五十六章	正室之争	303
第五百五十七章	荒唐提议	307
第五百五十八章	大结局	311



第四百九十三章 见苏爸爸

廖学兵暗道：“老小子莫非脑神经坏死吗？还是老年痴呆症？不管他，谨记苏老师教诲，他问我答，不问我不答，也不主动说话。”左手一拍，衬衫口袋里的河水牌软盒香烟仿佛装上弹簧似的跳了出来，

轻巧地接住，两根手指迅捷无比地绕了个圈，覆在上面的密封塑料薄膜卷成一团，脱离烟盒飞到茶几下一个很小的垃圾桶里。银箔纸刷地竖起，弹出一支香烟，嘴唇一张一闭，已将香烟叼在嘴里。右手一抖，本来空无一物的手掌里蓦然出现一只带着火苗的煤油打火机，就在烟头点燃。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流畅自如，观之赏心悦目。——要说耍酷，整个中海市还没人能比得上飞车党老大。

苏德伦额头已有冷汗滴下，心忖：“这年轻人是学校教杂技课的老师么？”但总归是客人，不好说话，悄悄将放于自己面前的烟灰缸向他那个方向移了半寸，算是示意。

廖学兵从不知客气为何物，吸了几口烟之后，中指一掸，一团带着火星的烟灰划过八十公分的距离准确落到烟灰缸里散开，居然不洒出半点。

若他真是冰云的男朋友，则有点不像话了，一是不懂礼貌，与女友的父亲坐了这么久居然不主动找话题，说明性格阴沉；或者也可说是傻，缺乏社交经验，恐怕一辈子也升不了职，冰云跟他在一起，恐怕要吃苦了。二是抽烟，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不良嗜好，抽烟动作娴熟到了宗师级的地步，料想也是短命鬼一个。第三，从喝茶的姿势上看，似乎缺





少家教,看来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说不定他身上那套衣服就是冰云出钱给买的,靠女人吃饭的男人,还能算是人吗?

苏德伦终于忍耐不住,问:“廖老师,请问你贵姓?”

……这不是最典型的废话么?苏德伦心思乱动,浑没在意,说完简直想抽自己一记耳光。

而老廖居然也没听出来。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为了不让女朋友失面子,要表现出尊重她父母的态度,蹭地一下,仿佛弹簧般站起,两手下垂紧贴大腿,跟着就来了个九十度的弯腰鞠躬,恭恭敬敬地说:“苏先生,敝姓廖。广字头三撇廖,廖学兵。”

如此大的反应,倒让苏德伦小小吃了一惊,心道:“这年轻人脑子是不是少了根筋?”仍没有太正式地去看他,又问:“小廖,你在学校是教哪一门功课的?”

“语文,高二语文。”

苏德伦表面装作毫不在乎,其实心里在乎之至,借着玻璃茶几的反光无时无刻都在打量对方的身材容貌、表情动作、衣着打扮,甚至还偷偷通过鼻子嗅觉去分辨那一缕烟味,抽的究竟是什么牌子,盘算对方的身份年龄:“小廖在学校和小女同事,多劳你照顾了。”

“应该的,应该的。”老廖有问必答,争取不失礼于人。

“照顾”云云,仅是客套而已。他却视作理所当然,好像照顾苏冰云就是自己的本分,自己的使命,让苏德伦微微有些不满:“不说即使你是冰云的男友,若要长久相处,没我的同意你得瑟个什么劲?”——其实在苏德伦心里,老廖随口敷衍式的语气已经被无限度放大了。

短暂的对话过后,苏德伦没得到有用信息,廖学兵没能讨岳丈大人欢心。两人又开始长时间的沉默。

苏冰云总是放心不下,几次三番从厨房伸出头来打探。见两人正襟危坐,像是两尊凝固的雕塑,不明就里的人还会以为他们患上神经痹症。

急匆匆将生姜洗净切丝,搁在砧板上:“妈,我去给他们添茶。”

邓蕊琦也觉得不可思议,客厅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几乎没听到两人交谈,不管是不是女儿的男朋友,这样总不是苏家的待客之道:“你去招呼客人,让你爸多陪人家说说话。”

“嗯。”



苏冰云走出厨房,看到两人表情好比泥塑,半小时前替他们倒过一次茶,直到现在仍然没变,连坐的位置也没移动半分,只是烟灰缸里多了几个烟头,电视机仍是中海新闻频道的广告,暗想:“爸也真是的,人家远来是客,你多少说句话啊。”

苏德伦见女儿又要用玻璃杯泡茶:“冰云,你去书房把我那套宜兴紫砂壶茶具拿出来。”

那套紫砂壶是他珍藏多年的古董,从不轻易示人,唯有贵客登门时才拿出来沏茶,苏冰云只道父亲对廖学兵格外重视,心中高兴,笑道:“好的。”兴冲冲跑去书房。

其实苏德伦想让对方见识见识自己家的品位,以你廖学兵那种喝茶的姿势,恐怕平时只有喝自来水的份吧?若是觉得配不上我家冰云,还是趁早滚蛋的好,日久不用的紫砂壶难免有异味,用开水冲烫几遍之后,带着几道热气摆在茶几上。苏德伦不欲女儿干扰,挥挥手道:“你快去厨房看看菜做得怎么样了。”

这套紫砂壶茶具呈深褐色,壶身浑圆,壶嘴微翘,手柄有个方便拿捏的小勾,壶盖则是瓜蒂形状,整体是一只大茄子,反射柔和光芒,壶身上有“仿得东陵式,盛来雪孔香”诗句。没有款识,临把手处有精雕细琢的叶子,惟妙惟肖,使茄子的造型更加生动、形象、活泼,好像是茁壮成长的植物。

苏德伦面有得色。这套古董茶具艺术收藏价值极高,若不是为了在女儿第一个男朋友面前摆摆谱子,也不会拿出来。笑道:“小廖,来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不要拘束,想喝什么茶?”

廖学兵心思一转,已知岳丈大人动的什么念头,心道:“在你女婿面前摆谱,摆得起么?”眼睛专注在电视的肾白金广告上,并不看紫砂壶一眼:“劳烦苏先生,若有安溪的铁观音,倒也不错。”

苏德伦既然藏有紫砂壶,肯定就会附庸风雅,家里各个种类的茶叶不在少数。那个用精美铁盒装的安溪产极品铁观音一斤一千四百多块,买来两年还没舍得启封,心想你小子胃口挺大,居然要喝最好的。不过话已出口,拒绝不得,一面后悔着一面拿出铁观音打开,掂出几十粒放进紫砂壶里面,然后冲上滚水。

茶很快就泡好了,苏德伦伸手示意,廖学兵一口喝干。他满怀期待对方两眼放光然后大声叫好,可是茶壶的滚水都凉了,也没听到一





个声音，廖学兵还是规规矩矩地坐着，目视前方，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好像喝的只是白开水一般。

苏德伦想稳住情绪，但凡是个人有件自得的宝物总有卖弄的心情，他不是游离尘世外的高人，难免像普通人一样热衷，又倒满一杯喝光，女儿的傻男朋友还是没有说话。他禁不住问道：“小廖，感觉如何？”

“哦，很好很好，不错不错，可以可以。”这会儿，就是傻子也能听出廖学兵话中漫不经心的敷衍。

苏德伦心下恼怒，你就这个态度么？说：“看来小廖对茶道有点心得体会啊，我这套紫砂壶怎么样？”语气重点放在“紫砂壶”三字上面，随即想：“你没什么家教，谅也看不出名堂，冰云跟这么一个人，似乎有点糟蹋了。”

廖学兵还是没有看他自恃为宝物的紫砂壶，眼看电视，嘴上却很老实地回答：“这套茄壶式样古朴，造型生动，一大两小三张叶片栩栩如生，叶子的纹理脉络纤毫毕现，壶身隐约有光泽，显然常年有茶水浸泡。又有‘色香味皆蕴’的特点，不用茶叶，只要冲上一壶白开水，立即茶香四溢。泡茶之后，暑月越宿不馊，极品，当真极品。根据上面的诗句和风格，应为清初紫砂壶大师陈鸣远制作，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壶底下应该是刻款楷书‘鸣远’，壶盖内有‘陈鸣远’阳文篆书方印。陈大师善于堆花积泥，手工艺超凡脱俗，常以果蔬形状表现在作品上，大异其趣。这套茄壶是他风格成熟后的代表作之一，万金难求，苏先生藏有陈鸣远的紫砂壶，真是难得。”

语调平缓自然，直板不带感情，吐字清楚不拖拉，听起来就像背书一样。

苏德伦咬着牙齿才没让自己的嘴巴张成“O”型，心中翻江倒海，起伏不定，明明没见这小子正眼看过紫砂壶一次，却说得头头是道，造型的特点、好处、来历说得一字不差，看来是撞上铁板，这个下马威下不了他。

到底心有不甘，转而笑道：“小廖对茶道很精通嘛，那依你之见该怎么用紫砂壶泡茶？”

廖学兵秉承着低头做人的道理，很谦卑地说：“洗杯，落茶，冲泡，倒茶，辨色，闻香，接下来就是喝茶了。”

苏德伦没见过高人，认定老廖可能正巧在资料图片上见识过这套



紫砂壶,顺口对答,没什么了不起的,又下一道考验:“那么小廖可否为我做一次示范?”从倒茶的动作上应该可以看出你到底是不是行家了吧?小小的中学语文教师,要成为我宝贝女儿的男朋友,早着呢!



第四百九十四章 岳父看女婿

论中国传统文化，琴棋书画乃是精髓，但茶之一道的地位绝不低于以上四者。老廖自幼受父亲熏陶，对茶道深有研究，若说出个名堂来，称为专家也不为过。只是家里太穷，没钱买好的茶具茶叶体会体会，一向理论强于实践。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何况是唇舌可比利剑的理论专家廖学兵？硬着头皮笑道：“那我就为苏先生泡一道好茶。”

想起以前校长在办公室里泡石崖茶的动作，脑海里过了一遍，已有把握。倒掉先前的残茶，抓起一把色泽鲜润的铁观音茶叶撒入壶中，茶叶撞击壶底，可闻到“当当”的响音，不由赞道：“这茶带砂绿色，红点鲜艳，叶表白霜，茶叶紧结，叶身沉重，真乃上品。”

右手一伸，抓起刚烧开的电热水壶冲了进去。左手拇指、无名指捏紧壶体，食指、中指按住壶盖，慢条斯理地将洗茶叶的水倒下，然后重新冲泡。

这才是廖学兵个人表演的开始。

手指一敲，壶盖呼啦呼啦地旋转脱离壶体飞到半空。双手配合无间无缝，顷刻之间，已将热水注满其中，动作极快，令人眼花缭乱，热水与壶口齐全，壶盖刚好落下。手势微微一沉，盖子便稳稳当当地盖在上面，没发出一点声响，倒把苏德伦吓得不轻：“好小子。我这套紫砂壶好歹也值几十万哪！”

拿在手里摇晃，略过半分钟，感觉火候已够，手掌一扬，将壶下压，长长的水箭倾泻而出。哗啦啦地落进仅鸡蛋大小的杯里，时间拿捏非



常准确，将及八分满时再轻轻一带，水箭又飞到另一个杯里，居然不溅出一点半星。

杯子热气腾腾，汤色金黄，浓艳清澈，馥郁的香气扑鼻而来。苏德伦瞪目结舌。

“请苏先生饮用。”

抬眼一看，廖学兵左手提茶壶。右手端热水壶，在这当儿他嘴上竟然多了一支刚点上的香烟！也不知什么时候弄上去。如同变魔术似的就突然出现了。

金黄色地液体还在杯子里晃动，苏德伦的头皮有点麻麻痒痒的感觉：冰云的男朋友大概是杂技团出身的吧？

“请。”廖学兵拿起茶杯放在鼻端嗅了一下，夸道：“令人心醉神怡，果然茶中极品。”细啜一口，舌根轻转，又说：“醇厚甘鲜，韵味无穷，好茶好茶。”

这就是那个来了半天也不说话，问一句答一句的傻小子吗？

冲泡的时间极佳，正好让铁观音的味道完全挥散，不嫩不老，不是高手泡不出这等好茶，至少比苏德伦刚才所泡的强得多。他收小觑之心，问道：“小廖一直以来都在郁金香高中还是以前从事过什么工作？”心里始终觉得这一手泡茶的手艺似乎是在茶馆里跑堂十年以上的伙计才练得出来的。

廖学兵诚实地回答道：“我以前干过木匠、玻璃工、修理工、推销员、售货员，还在朱雀街摆过烧烤摊。”

果然不出所料，就知道他没受过高等教育，女儿怎能放心交给他？

接下来苏德伦又问学历、家庭状况、收入。廖学兵当然明白岳父心思，心想：“这么追根究底的盘问，当审问犯人么？老子只是在你女儿邀请下来做个客而已，有什么好问的。”

心中不爽，索性将自己说得十分寒酸，倒要看看对方什么态度，茶杯的一声搁在茶几上。“我家在梨花镇，是一个油漆匠的儿子。中海东亚大学中文系毕业，每月薪水三千块，没什么特别嗜好，平时喜欢抽烟喝酒。”喷出一口烟雾：你女婿就这个样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

苏德伦没想廖学兵会这么坦白，顿时心思有点乱。他并不是在乎家世财产的势利眼，只是二十几年来就养了这么个宝贝女儿，自然不希望女儿所嫁非人，跟着丈夫吃苦罢了。



试探性地问道：“小廖在学校和冰云关系一定很好吧？”

“是的，苏老师答应做我女朋友。”老廖破罐子破摔，也用不着掩饰什么了。

刚才犹豫是一回事。现在听对方亲口承认两人关系又是另一回事，苏德伦血管内的血液倒流，无法冷静下来，说：“你觉得你们合适吗？”

“合适啊，当然合适，我是男人她是女人，大家性格相近，情投意合，君子淑女，再合适不过了。”

苏德伦脸色一变，正要泼上冷水，苏冰云已笑着走了出来，只好将话闷在肚子里。

“爸，廖学兵，你们聊什么呢，聊得这么起劲。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都一起到餐厅来吧。”

.....

老廖见到围着围裙的苏妈妈，打个招呼，叫声苏夫人，便放着两只手坐在餐桌前不动了。

人家男朋友第一次上门，不管原来怎么样，总会收敛性子假作积极地殷勤招呼，收拾碗筷，帮忙舀饭，至少给女方父母留个好印象，这家伙倒好，大咧咧地端坐，屁也不多放半个，当这里是餐馆么？成什么样子！苏德伦黑着脸坐在他对面，心想等吃完饭后就可以让他走路了。

其实老廖看女朋友面子，有这个表现已经算是好的了，否则以那么强势的性格断不可能接受苏爸爸的盘问。若换作平时，说不定就会根据苏爸爸喜爱紫砂壶的程度做个圈套，编出谎言，你这壶子好在哪里，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从哪里又能看出其实是个赝品，根本不值一钱，我对这壶子的形状还算喜欢，就出几百块买下来吧。凭老廖滔天的诈骗功夫，多半能成。

苏德伦不知道好女婿是混世魔王，见廖学兵出身不佳，现况不良，又不知礼数，将来肯定生活困顿，已经开始筹划怎么拆散他和女儿。

苏冰云知道父亲喜欢饭前喝一两杯葡萄酒滋养身体，回脸笑道：“廖学兵，你也要喝酒吗？我陪你喝一杯好不好？”蓦然发现气氛很是僵硬，父亲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劲，而廖学兵撑着腮帮在打瞌睡，暗叫要糟。

爸爸的性格古板偏向传统，廖学兵的个性太硬，这两人凑在一起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看他们的样子,刚才似乎已经发生过摩擦,不过因为有自己在,才没在表面上露出来。

这么快就带情郎回家,会不会太早了?都怪事先没向双方好好沟通,分别做通父母和廖学兵两方面的工作。若是他们能够互相了解,状况应该好很多。要是爸爸知道廖学兵是一个心地善良、无私勇敢、责任心强的男人,应该会对他改观的。

在酒柜里取出一瓶一点五升装的“皇冠明珠”葡萄酒和四个高脚玻璃酒杯放在餐桌上。邓蕊琦端着菜盘子上来了,女儿邀请的客人所以分外重视,菜肴丰盛,鸡鸭鱼肉,八菜一汤。但廖学兵面无表情,惹得苏冰云母亲心里不悦:“如果别人,这时应该会说:啊,你们真是太客气了,不好意思,万分感谢之类的话。可是冰云啊冰云,你看看你带回来的男人,一点礼貌都没有,将来跟着他是要吃亏的。”

终于全部就座,红酒倒满四个杯子,苏妈妈解下围裙,招呼道:“你就是冰云的同事小廖老师吧,不要客气,当这里是自己家就好了。”

苏冰云坐在廖学兵旁边,微笑地看看父母,说道:“爸、妈,其实廖学兵就是我的男朋友,来,让我们敬你一杯。”

苏德伦夫妇早知如此,故意装作惊讶地啊了一声,想问“谈多久了?”“有没有发生关系?”,想说“这小子不适合你!”“打算几时分手?”终究觉得不好出口。

碰过杯子后,廖学兵一饮而尽,苏德伦早是腹诽连篇:“太豪放了吧,一点都不懂斯文。”

苏冰云再次给他倒满,不一会儿,两斤多的葡萄酒全部落入老廖肚里。席间邓蕊琦继续像丈夫那样进行盘问,年龄、爱好、特长、有无恋爱史、年收入情况、住房条件,犹如考场上严肃而负责的考官,不问清楚誓不罢休。

老廖心道:“反正你们嫌贫爱富而不会真正关心女儿的情感,跟你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于是将对苏德伦的话重复了一遍,语气很淡,偶尔巧妙用词,却让听者觉得这人过得实在贫困。果不其然,邓蕊琦马上就没了刚才那么热情了。

苏冰云注意观察父母脸色,很不高兴,想:“即使廖学兵真的生活很不如意,你们也用不着脸色变得那么快啊,何况他还有一辆私家车呢,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堪。难道女儿看中的男人就很差劲吗?”





每个人都在动着不同的念头，气氛非常古怪，廖学兵想：“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算了，暂时忍忍，苏冰云在场呢。”学会为女方着想，这至少是老廖恋爱历程的一种进步。

苏妈妈忖道：“静观其变，见招拆招，如果这个年轻人很老实可靠的话，就让他们处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苏德伦苦思不已：“凡事莫若料敌先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目前必须知道他们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

老廖又想：“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不管来什么我通通接招……”

第四百九十五章 铁嘴

大伙儿心事重重，只有苏冰云为了活跃气氛，时不时招呼老廖夹菜喝酒，又故意跟父母回忆一些从前趣事，其实是说给老廖听的。

喝过酒后，小家庭自有小家庭过日子的方式，苏德伦也不吃饭，就那么和妻子聊上几句，又夹几筷子菜送进嘴里，故意聊一些和老廖不相关的人或事物，平淡中显得有点疏远。

苏冰云赶紧去替老廖盛饭，特别用了个小碗，在学校二楼餐厅时她可真真切切见过老廖狼吞虎咽的样子，菜沫饭粒横飞，顷刻间盘碗一扫而空，连汤汁也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这时用小碗是暗示情郎注意保持形象，别让父母见了笑话。

“廖学兵，这块脆香鳊片是我亲手烧的哦，你尝尝味道怎么样？”苏冰云轻笑着夹起一段鳊鱼片放进情郎碗里

不多一会儿，碗里高高堆起鱼肉鸡肉，嫩滑的鸡翅膀、细腻的鱼，皮酥的羊羹背脊肉，全是好料子，苏德伦暗暗吃醋：“好家伙，连我这当爹的都没这么好的待遇呢。”

那个盛饭的小碗只有半个手掌大小，廖学兵根本不打算客气，深吸一口气，在苏德伦诧异的目光中慢悠悠端起饭碗，右手蓦然开动，筷子以闪电般的速度连跳几十下，根本看不清楚其间过程，上下起落如同缝机针开足马力，又好像倒水似的将食物送入口中，嘴巴飞快嚼动，稀里哗啦之声连绵不绝，犹如狂风扫落叶，瞬息之间，碗底朝天。

不愧为铜牙扫六合、铁嘴震八荒的廖学兵。

苏德伦和邓蕊琦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本来要去夹菜的筷子长久停



留在半空未动，比礁石还稳固，当真震惊得不能思考：饿……饿死鬼投胎？不是没见过急性子吃饭，但是这么快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廖再慢条斯理吐出几根骨头，弹在桌面上，滑溜剔透足可反光，连肉渣也没剩下。

苏德伦呆滞地取出餐巾纸擦去直线而下的鼻涕。

苏冰云很尴尬，笑道：“我去给你倒杯热开水。”他似乎还没吃饱，不过看样子不能再让他吃了……

苏德伦夫妇对看一眼，都看出对方的沉重：这年轻人不太适合我们家冰云啊，冰云那么一个斯文秀气的女孩，跟着这粗鲁家伙，以后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吃有八成饱后喝完一杯水，满脸都是惬意，拍拍肚皮大模大样地说：“我吃饱了！多谢苏先生苏夫人的招待！”

饭后廖学兵迟迟没有告辞的意思，夫妇俩也不好作色，苏德伦生怕女儿邀去闺房行那“苟且之事”，便打算拖延时间，说：“小廖，你看这电视也没什么好的节目，不如我们到书房厮杀几局如何？”

老廖笑道：“既然苏先生有兴趣，那我就奉陪一二，还请苏先生手下留情。”

苏冰云主动帮母亲收拾桌子，在厨房里哼着歌儿冲洗碗筷，一只一只擦干净放好，女儿这么高兴，邓蕊琦不用思索就能知道还不是为了那小子满心欢喜？说：“冰云，你和小廖是怎么认识的？”

苏冰云年少的时候常和母亲聊心事，这时也不显得生分，笑道：“我很小就知道他的存在了，可是那时候他对我没印象，妈妈，你还记得吗？我以前对你说过了，就是那个救过我的男孩子。”

“啊？是他？”邓蕊琦恍然大悟之后是莫名的忧虑：那是多年来冰云唯一主动提及过的男生，可少女时代崇拜的偶像并不代表就是能够过一辈子的伴侣。

“冰云，听妈说一句，交男朋友必须慎重考虑……”

……

苏德伦想吐血，棋盘上车马纵横，跃马卧槽，连环炮，车二进六，长驱直下，片刻间几十个回合，已被廖学兵杀得丢盔弃甲，只剩下九宫格里的光头老师。

连下十局，盘盘皆输，而且场面极为难看，连老丈人都不给面子，

